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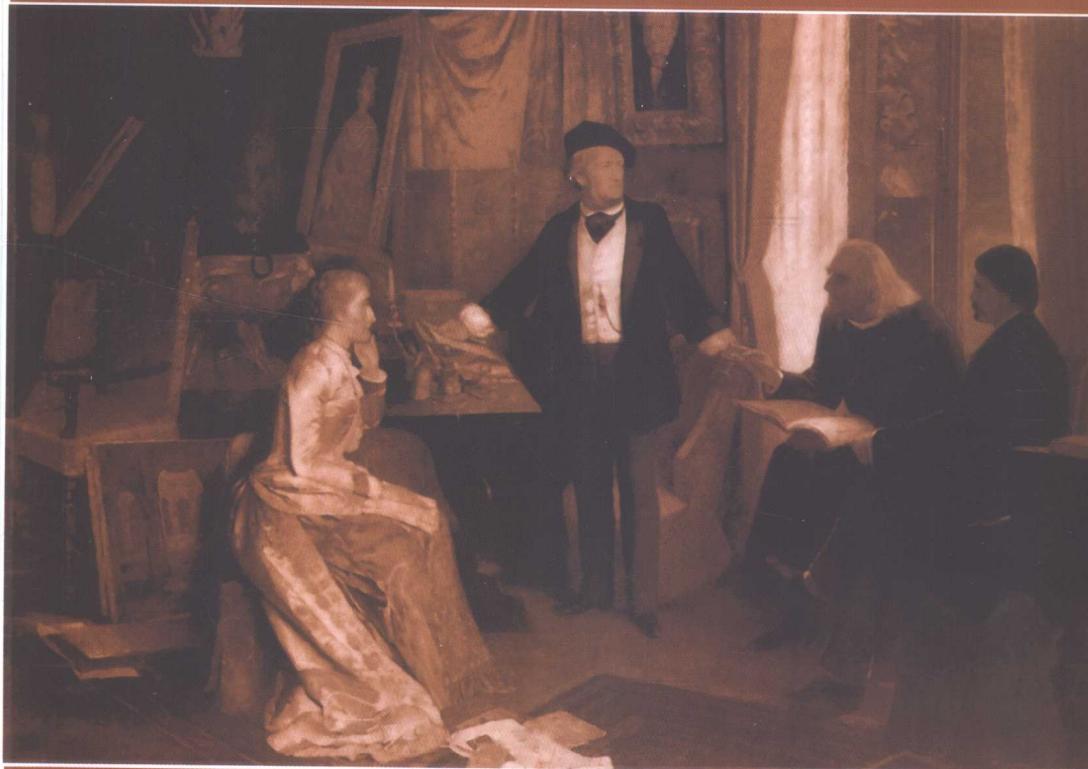
两个伟大男人的神话

瓦格纳和李斯特的书信集

[德] 理查德·瓦格纳 [匈] 弗朗兹·李斯特 著 吕旭英 徐龙军 译

CORRESPONDENCE OF WAGNER AND LISZT

• Richard Wagner •



• Franz Liszt •

◎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

李斯特的书信

特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两个伟大男人的神话

❖ 瓦格纳和李斯特的书信集 ❖

[德] 理查德·瓦格纳 [匈] 弗朗兹·李斯特 著 吕旭英 徐龙军 译

CORRESPONDENCE OF WAGNER AND LISZT

◎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个伟大男人的神话:瓦格纳和李斯特的书信集/

[德]瓦格纳,[匈]李斯特著;吕旭英,徐龙军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朗朗书房·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

ISBN 7-300-05209-6/J·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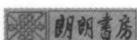
I . 两…

II . ①瓦…②李…③吕…④徐…

III . ①瓦格纳,W.R.(1813~1883)—书信集②李斯特,F.(1811~1886)—书信集

IV . ①K835.165.76②K835.15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1456 号



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

两个伟大男人的神话——瓦格纳和李斯特的书信集

[德]理查德·瓦格纳 [匈]弗朗兹·李斯特 著

吕旭英 徐龙军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总编室) 010 - 62511239(出版部)

010 - 82501766(邮购部) 010 - 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965×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22.25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2 000 定 价 35.00 元

关于作者

德国音乐天才理查德·瓦格纳(1811—1883)可以被视为20世纪早期德国民族主义的观念之父之一。这是名副其实的。由于他的高智商、高品位,难以琢磨,善于想像整个人文主义哲学的体制,以及强烈想要传达其思想,他创作了一些杰出的歌剧。这些歌剧,除了自身的艺术价值外,还担任了特殊的角色,它们促进了一个主战的、沙文主义的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其戏剧中的一些东西,尤其是他愿意看着自己的国家将外来客拒之门外的那部分,对此只有德国人才能完全理解。但是,瓦格纳不可能想到这些思想会得以流行。在他的信中,他屡次责备无艺术修养、无理性的人以及玩弄权术者。由于极大的愤怒和长期的失望,对于他的国家能走出“对艺术缺乏认识”的状况以及欣然接受如他提出的“理性的”思想,他没有抱以多大的希望。有人可能认为,加上他使自己作品上演的巨大的困难, he 觉得自己多数时候是在为忠实的听众创作。的确,他那伟大的、最心爱的朋友李斯特信任、完全理解并极度欣赏瓦格纳的作品,但李斯特仅仅是少数钦佩他的人之一,而且就算是他,正如瓦格纳所暗示的,也属于不能吸收瓦格纳派思想的那一圈子里的人。考虑到瓦格纳那个时代音乐智慧的不济状态,如果他的歌剧和思想能得以流行,他一定会震惊万分。虽然知道可能没有多少人会注意他的思想,虽然认为他的存在是得不到赏识的,并认为在不理智的

世界个别理智的人是荒唐的、徒劳的，他仍然继续精力充沛地工作以完善他的思想，赋之于音乐形式，并加以传播，这是非凡意志力的一个证明。

英译者前言

在下面的摘录中，您将找到对这两位伟大的音乐家信件的最好介绍，它来自于瓦格纳1851年的自传描写。这个介绍经常被引用，但还会被更多地引用，就如其所描述的艺术史上独特友谊的开始和发展一样。

“我又一次彻底地失去了信心，不想着手新的艺术项目。就在最近，我有了证据，证明了要使公众理解我的艺术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打消了我创作新的戏剧作品的念头。实际上，我原以为自己在艺术上的创造力都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朋友把我从这种精神上的沮丧状态中拯救了出来。通过最明显的、最不可否认的证据，他使我感觉到自己并没有被遗弃，而且，恰恰相反，那些甚至离我最远的人也非常理解我。通过这种方式，他使我恢复了对艺术的充分自信。”

“对于我，这个极好的朋友是弗朗兹·李斯特，我必须更加深入了解这份友谊的特征；对很多人来说，这个特征是自相矛盾的。

“第一次遇见李斯特，是我早期待在巴黎的时候，恰恰是那个时候，我放弃了希望，不但如此，实际上，我连想在巴黎取得声望的愿望也破灭了，因为这个愿望与我在这儿发现的艺术活动格格不入。在我们见面的时候，李斯特给我的感觉是，他与我和我自身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个世界上，我一直希望能从自己那狭小的空间走出来，闻名世界，而

李斯特很早就开始从事艺术了，所以，当我被大众的无情和缺乏同情击退时，他却受到大众的关爱和倾慕，因此，我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他。我没有机会向他透露我的身份和作品，因此，他对我的反应是冷淡的，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很正常的，因为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希望能够接近他。我重复地表达了这个感受，后来，就在我的《黎恩济》在德累斯顿引起大众注意的时候，李斯特听说了此事。发现自己被一个几乎是素不相识的人误解，并且误解得这么深，他非常吃惊。而现在看来，认识这个人是受益匪浅。他一次次地努力想要改变我对他的看法，当我想起这些，我至今仍然十分感动，况且这是在他了解我的任何作品之前。他这样做，不是出于任何艺术上的同情，而是因为想要停止他与另一个人之间的临时不和这个纯人性的愿望。他可能有一点点焦虑，那就是，无意之中他已经真正地伤害到了我。一个知道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现代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中自私和冷漠的可怕性的人，不得不被那个不同寻常的人对我的态度打动，不但惊奇，而且高兴。

“这发生在那个时候，当时，越来越明显的是，我的戏剧作品不会在外界获得成功。但正当这事让人绝望的时候，李斯特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地为我的艺术开辟了一条前途无量的出路。长期以来，他一直习惯于欧洲那些一流城市的华丽，在那以后，他不再四处漂泊，在小小的、朴实的魏玛定居下来，担任起指挥的职务。我在魏玛与他见了最后一面，当时我在图林根州停留了几天，不敢肯定那个带有威胁性的起诉会不会迫使我又从德国继续我的航程。就在我个人的危险成为必然的那天，我看了李斯特对我的《汤豪舍》的预演。在他的成果中，我惊奇地认出了自己的另一半，在创作这个音乐时

我所感受到的，他在演出时也感受到了。我把想要表达的东西写了下来，而他赋之以声音，把它表现出来。说来也怪，在我无家可归的时候，通过这个难得的朋友的关爱，对于我的艺术而言，我找到了真正的家。而这个家，我一直在错误的地方期盼着，寻找着。

“当最后一次在巴黎的留驻快要结束时，我很苦恼、难受、绝望，我坐着思考着自己的命运，我的眼睛落在我的《罗英格林》乐谱上，它都被我彻底忘掉了。突然之间，我感觉到了类似于怜悯之类的东西，那不是音乐能从那张死气沉沉的纸上听出来的。我写了一封短信给李斯特，他的回复是这个消息：在魏玛允许的最大限度内，这个演出的准备工作正在大规模地进行。为了让人们理解这部作品，我们做了能做的一切。他换回了成功，有了这份成功，他来到我面前，说：‘看，我们已经取得了成功，现在，再为我们创作一个新作品，我们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瓦格纳的话，就如上面所引用的，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可能是表示感谢的夸张的赞辞。读了下面这些信以后，人们会得出结论：这些话完全表达了事实。有一句很有名的谚语：在每个爱情中，一个人付出爱，另一个人接受这份爱。同样地，那个谚语也适用于很多文学史上、艺术史上的友谊，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里请不同意我观点的以色列长老原谅。这样子联系起来，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席勒和歌德、拜伦和雪莱就会进入我们的脑海，但在这些人中没有一对是站在相同的立场上的，即他们相互的崇拜不如当下我们讨论的情况那样明显。

这件事情是自然本身决定的，或者说，至少是客观环境

决定的。在这份友谊的早期阶段，这两个人的地位是迥然不同的。李斯特当时可能是在世的音乐家中最有名的，虽然他自愿放弃了一个活跃的职业，他仍然是国王和教会统治者的朋友，是那帮倾慕他的弟子的领导和中心。

用大家都懂的话来说，当时瓦格纳是一个小人物。由于他参与了1849年的革命暴动，他失去了在德累斯顿皇家剧院的职位，并且被驱逐到国外。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经历是不光彩的。他写了三部歌剧，虽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没有一部真正地引起了轰动，况且，德国的皇家剧院当然不会帮助一个被放逐的反叛者。尽管两人的命运如此悬殊，他们还是一开始就如以上所述的站在相同的立场上，这实在让人感到奇怪。李斯特的自我牺牲和不慕虚荣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他一开始就意识到他在和一个远远胜过自己的人打交道，而且他把服务于那个人视为自己神圣的职责。

根据人们对瓦格纳的作品不变的、最高的价值持有的观点不同，人们对瓦格纳在此事上的态度也有不同的看法。当他找到自己的定位时，他欣然接受了。“这就是我，”他对自己说，“脑袋里充满了高质量的、不朽的艺术作品。我一无所有，如果世人，至少是那些信任我的朋友，希望我执行他们分配给我的任务，那么他们必须先让我解脱出来，使我不再担心我的存在是卑贱的。”这些放在引号内的字，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封书信中，而在字里行间，您可以读出这个意思。在这件事上，瓦格纳用天真的言语表达了他自己的想法，这些言语实在让人感动。至少根据英国人的观念来说，不得不承认，当向别人请求帮助时，他是非常谦逊的。他期望魏玛的大公爵给他300泰勒的补助，以换取其歌剧的演出权。在某个场合

中，他谈到这是他的最高要求。不幸的是，甚至这笔小小的数目也没有被兑现，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瓦格纳依靠朋友的好意帮助以及偶尔得到的歌剧的上演税来维持生计。他多次声明，他不会畏惧贫穷，在他的本性中，如果能够从事戏剧作品的创作，对他来说，就是意义非常的，他就能感觉到活在世上的快乐。这样一个人，是艺术上的贝利萨鲁斯，向热爱其艺术的人要钱。但是他有一个妻子（第一任妻子），她身体不好，忧心忡忡。保护她，不让她担心任何事情，是他的主要愿望——一个其间既有美好又有不足的愿望，这是他请求给予金钱和礼物的补充理由，在信中经常出现。

李斯特非常愿意给予，但他的财产也是极其有限的。在他的艺术生涯中，他赚了一大笔钱，但是他的缺点是他太慷慨了。他是贫穷的艺术家，不堪重负的匈牙利农民，在波昂的贝多芬纪念碑因他的成功享受了很大的利益，远远胜过他给自己的利益。他把剩余的、少得可怜的积蓄给了他年迈的母亲和他的三个孩子。他当时惟一的固定收入，就是魏玛剧院给予的不足200英镑的薪水。对于瓦格纳，他给予了这样的解释，以回复下面这个引人注意的句子，这个句子来自于瓦格纳的其中一封书信。——“我再一次回到那个问题，您能否给我1000法郎作为礼物？您可不可以确保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每年给我同样的数目。”后来这1000法郎很快到了瓦格纳手中，但是，贫穷的李斯特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不能再尽更多的义务。

以上这段文字引用的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人们必定会赞美瓦格纳遗孀的率直，她从未阻止别人刻画这份美妙的友谊。但李斯特的帮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对瓦格纳来说，更为

重要的，也是他应该给予更多赞辞的，是李斯特对其天赋显示出来的信任。没有这份信任，瓦格纳的那些伟大作品可能就不会产生，这一点是毫不夸张的。

《罗英格林》在魏玛的第一次上演确实让瓦格纳开始远近闻名，这已经提到过了。他在职业生涯中的每一次进步都被具有同情心的李斯特关注着、鼓励着，而当瓦格纳被他的《尼伯龙根》项目的艰巨和困难压倒，想要放弃创作的时候，是李斯特激励他继续其费力的工作，不顾任何失意，继续下去。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只有瓦格纳从这段非同一般的友谊中受了益，反过来，他不仅鼓励李斯特创作伟大而新颖的作品，而且，很显然地，他也提高了李斯特的智力水平和艺术水平。李斯特的本性是高贵的、完美的，但是他生活在危险的环境中，大千世界的影响和音乐名家要活动于显眼的公共场合的影响在他的性情上留下了烙印。在这里，瓦格纳不妥协的理想主义以及愤世嫉俗的艺术信念也如同补药一样，完善了李斯特的性格。如果读者查看第21封信，那封瓦格纳夫人的信，或者至少查看其中的一部分，就会明白这个补药的施予对李斯特来说是多么地重要，当时李斯特甚至认为有必要反对《罗英格林》的超理想主义特征，有必要毫不掩饰地把作品简单化，以利于大众理解《长期追求的骑士》。更美妙的是，看着李斯特怎样被他的好朋友的热情彻底吸引，又怎样愤世嫉俗，怎样把“为了艺术而艺术”作为他的座右铭来遵守。总而言之，这两个朋友可能会用朱丽叶的话对对方说：

“我的施予，犹如大海，没有止境，我的爱深如大海。我对您付出越多，拥有越多，因为付出和拥有都是无尽的。”一些话被赋予了精神内涵，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

难。相对来说，英语读者对很多东西会不太感兴趣，如那些他并不熟悉的关于环境和人物的典故，尤其是当前者偶尔掩盖了后者的时候。毫无疑问，进行一些明智的删除会使这本书更易被读懂、更有趣。但是，这样的一本书不是为了娱乐，它几乎是属于纪念性质的，而且译者对那个人物的敬重也促使他把该人物的各个方面展现出来。因此，译者没有删除一行，并且，在两种语言的差异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保留作者的方式和格调。德国人的热情被毫不遮掩地表现了出来，比如“我最亲爱的、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朋友”、“辉煌的、伟大的人”，以及瓦格纳和李斯特都使用了的、任何女士都引以为荣的斜体字，这些都被小心谨慎地保留了下来。这些微妙的笔法使这些书信别有风味。虽然这些书信偶尔使人发笑，毫无疑问，他们也得到一些人的欣赏，他们“能在这些无条理的细节中看到对民族人物的准确的、特殊的评价，这在最重要的国家大事中是看不到多少的。”使这些细节再现，而且不违背英语谚语的意思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不用我说，有见识的读者都知道这一点。的确，李斯特的写作方式一般是简单的、直接的，尤其是那些用法语写的书信，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困难，但是对于瓦格纳，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在有关日常生活的小事上，他的语言也是平实易懂的。但当他遇到一些感兴趣的话题时，不管是音乐还是佛教，不管是形而上学还是犹太人的不法行为，他的大脑就会产生火花，他的笔就会如赛马一样快速地、冲动地划过纸张，不顾形式和结构的束缚，有时甚至不顾语法的束缚，任意驰骋起来。他的言下之意是深邃的，要了解这些可怕的书信的意思，如第27封、第35封、第107封、第255封，以及其他一些书信，是对人们智慧的

挑战。译者要不厌其烦地整理长句和在那些不能做到精确的地方给出大致的意思，当然也可以把它们转换成相当流畅的英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原作的优点和每一个特征就不免会逊色。如果一个具有瓦格纳思想风格的人，用英语写作，而不是用德语，那么，我一直努力要做的就是解释这样一个人所用的措辞。

总而言之，这些信件的翻译意在做到与德语原作一模一样时，我会提供注释和有用的索引。对于那些开始没有出现的人物，我也会给出提示——所有的这些将在下面提到。只要瓦格纳的家人同意这件事情，只要英语读者对这部作品还表现出一贯的兴趣，就会促使我去完成这项费力的工作。

弗朗西斯·胡阿弗

亲爱的先生：

如果我这封冒昧的信打扰了您，我不得不首先指望您的那份友好——去年晚秋，您在巴黎停留的最后那段日子里，当施莱辛格先生非正式地把我介绍给您认识时，您很友好地接受了我。使我鼓起勇气写下这封信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那个作家朋友海涅去年夏天在卡尔斯巴德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在那里与您的一个同乡相识了，那个人自称是您的朋友。信上还说，我的朋友向那位先生谈起了我和我的计划，使他对我产生极大的兴趣，到了他自愿许诺要向您介绍我的程度。

亲爱的先生，您可以看出，我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很小的、不确定的偶然性上。您可以看出，我依赖着这个小小的可能性，想要得到无价的恩惠，这是多么让人焦急！那个承诺实现了吗？还是它本可得以实现却没有得以实现？我总是与好运失之交臂，所以我不敢相信它真的得以实现了。我以前想问的以及现在想问的就是：您会给我的荣誉说“行”，还是说“不行”？

献上我最高的崇敬。

您最忠诚的理查德·瓦格纳

1841年3月24日于巴黎埃尔代大街25号

亲爱的先生：

我最终取得了您的信任。借助于这个期盼已久的机会，我会竭尽全力地寻求您的帮助，来实现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要在德累斯顿竖立一个有价值的纪念碑，来纪念韦伯。由于您参与了建造贝多芬纪念碑，您将受到嘉奖。为此，您将被我们时代那些最重要的音乐家所围绕，因此，从各方面来说，您是对这个事业最有帮助的人，稍后我会采用一些方式使这个事业重新开始。不容置疑地，您此时已得知我们已经把韦伯的遗骸迁到他的故土。我们获得了一个分配给我们的场所，用以建造正在计划的那个纪念碑，那个地方离我们美丽的德累斯顿剧院很近。同时，通过在德累斯顿、柏林和慕尼黑剧院的公演，我们已经开始进行必要的集资。但是，不用我说，如果想要做成有意义的事，我们就不得不大量增加这些资金，并且在能够尽力的地方，我们要竭尽全力地工作以激起人们的热情。我想把这些事留给您做，您要相信我，这不是因为我的懒惰，而是因为我确信这一点：一个贫穷的德国歌剧创作家，迫于无奈贡献出他的毕生精力使其作品传到省外的创作家，这样一个人的声音太微弱了。亲爱的李斯特先生，虽然我是第一个提出举行这个庆典的人，但正是由于我缺乏权威、没有地位，别人责备我，说我已经把对韦伯的纪念弄糟了。所

以，当我请求您解除我身上的重担时，请您考虑一下。当我发现大众由于韦伯的缘故而对我们的剧院毫不关心时，渐渐地，我开始担心我们的资金很可能只能保持现在这个数目，那等于说，我们只能用不足的资金来开始修建这个纪念碑。如果另一个更重要的人提出这个想法，这事就不会如同现在一样糟糕。所以，请您做力所能及的事来帮助我们的事业。

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因为我可能已经说得够多了。我所在的委员会将会正式向您提出请求，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希望我的这封邀请信对之有少许作用。

献上我真实的尊敬和热爱。

您的理查德·瓦格纳

1845年8月5日于马利亚温泉市



我最尊敬的朋友：

不时地，我听说您非常好心地向别人提起我，并且一心一意地为我赢得朋友，我原打算在德累斯顿待久些，让您给我机会当面感谢您并且陪伴您。我越来越觉得，我和我那些尚未传到国外的作品不可能成功，我有了一个想法，转而叙述一下您对我的友好感情。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我很讨厌寻求机会和制造机会，我还是大胆地请求您帮助我。在维也纳，碰巧是您现在停留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剧院经理P，他一年前曾找过我，邀请我这个春天在他的剧院上演《黎恩济》。在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他的音讯，但是我们的《提齐斯切克》5月份在他的剧院上演了，并且引起了大众的注意。因此，《黎恩济》的上演本来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P先生的退出使我愤怒不已。我估计那个本身很愚蠢的P先生，是因为他的指挥N先生，才拒绝了我的歌剧的。这个指挥先生自己写了一部歌剧，由于我们的国王在其他地方听了这部歌剧，并且非常不满意，该歌剧就没有在德累斯顿上演。因为这件事的缘故，虽然我和此事毫不相干，这个无耻的人可能认为我在忌妒他，事情才会这样。不管这些因素有多么地琐屑，他们和其他一些因素大大地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原因，即：为什么像我那样的作品在德国得不到机会？维也纳对我很重要，这除了其他的